

## 切莫忘记归时节

刘刚(四川)

城市璀璨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，一层层荡漾开来，泛起的波光涟漪点缀在夜色里，时隐时现。此情此景不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小令：“轻云微月，二更酒醒船初发。孤城回望苍烟合。记得歌时，不记归时节……”默念中，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江水拍岸，泛起的不止是浪花，还有那抹淡淡的乡愁。夜色深沉，四方寂静，一句乡音抑或一首小令，便能轻易触碰到心灵深处的情弦，丝丝缕缕牵动着每一根神经，于一个奔波在他乡的游子而言，这样的夜晚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离乡背井的寂寥与凄清。

“记得歌时，不记归时节”。真挚地吐露那份隐忍于心的惆怅，如今，我虽不至于心生“家在西南，常作东南别”的无奈感叹，但也有不记归时节的遗憾。

每次还乡，都是急急忙忙，小住几日，便又匆匆离开。父亲珍藏的佳酿未能细细品尝，母亲的拿手佳肴也没能一一吃上，更多的是答应父母要去的地方，也没时间去走上一趟。因此，记忆中保留得最多的往事还是儿时的那段时光。长大后便离开故乡，这些年尽管有回去，可留存心中的记忆甚少，甚至在牵牵绊绊的琐碎琐事中逐渐淡忘。

犹记得那座掩映在翠竹绿林中的青砖瓦房，依然是我离开时的模样，几十年来任凭雨打风吹，始终保持那份质朴的色调，坚守在小院里，安度着一个个温吞的日子。父母都是爱干净的人，无论农事多忙，都会把老屋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即使我远走他乡，至今亦感悟至深，质朴之人莫过如此，如老屋那般虽居凡尘，可依然保持着那份纯净，不染纤尘。

犹记得门前烟柳，万条垂下，绿意盎然。多少次离去与归来，都见它在微风中摇摆，是告别的挥手，还是归来的迎接，那

份姿态始终在心中成为一种无言的情愫。想家时，故乡的一切物事都是温暖的，捂热了一颗颗渐忘或已忘却的心，帮助游子找回离乡后的记忆，找回故乡旧时的模样。生怕再次触碰“记得歌时，不记归时节”的感伤，让每一个游子少了些许遗憾。

在清凉如水的夜里，在光点婆婆的水中，思绪泛滥，漫过经年累月漂泊的岁月。打马归去，要学会淡看世间且歌的时光，切莫忘却了当归的时节。小米饭养大的地方，苍老的亲人正翘首以盼，却不知他们还有多少时光可盼？



## 谷雨时节好风情

路来森(山东)

谷雨时节，不冷不热，风情大好。

谷雨前后，牡丹正开。牡丹，花大，花肥，花艳，如贵夫人，雍容华贵，诚然不虚也。所以，赏牡丹，自古以来，便是一件风雅的事。

顾禄《清嘉录》：“牡丹花，俗呼‘谷雨花’，以其在谷雨节开也。谚云：‘谷雨三朝看牡丹。’无论豪家名族，法院琳宫，神祠别观，会馆义局，植之无间。即小小书斋，亦必栽种一二墩，以为玩赏……都城有花之处，士女游观，远近踵至，或有人夜穹幕悬灯，壶觞劝酬，迭为宾主者，号为‘花会’。”

此段文字，写出了牡丹种植之普遍，更写出了谷雨时节，游人赏牡丹之盛况。“穹幕悬灯，壶觞劝酬”，那景况，真是盛喧，也真是没有辜负牡丹的那份华美。

我去茅茨小镇看牡丹。牡丹一园，园不大，也只有几百平方米。可是，牡丹花色大备，多为深红、浅红、大白、浅绿。深红色的牡丹，花色凝重，给人一种春日迟迟的慵懒感；浅红色的牡丹，花色飘逸，给人一种春意融融的煦暖感；白色的牡丹，则纯然一白，散发着莹莹的光芒，让人但觉春光美好；浅绿色的牡丹呢，浅绿浮漾于白，是春天里一宵醉人的美梦。

园林管理者说：“牡丹园里还有黑牡丹，只是还没有开，也看不出来。”让人难免生一份遗憾：我来早了，黑牡丹开迟了。

但还是觉得好，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，看过了牡丹花，你就会觉得：春意更浓了。

谷雨时节，清明已过，“明前茶”也上市了。

于是，品新茶，便也是一件风雅的事。

郑板桥有一首七言诗，诗曰：“不风不雨正晴和，翠竹亭亭好节柯。最爱晚凉佳客至，一壶新茗泡松萝。几枝新叶萧萧竹，数笔横皴淡淡山。正好清明连谷雨，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

郑板桥可真会享受生活。天气不风不雨，晴和美好，有客人来访也好，独坐书斋也好，面对萧萧新竹，谈会几天，画几笔画，都惬人心意。最重要的是，还有新茶可品，一饮一品，举止优雅，神情悠然。透过眼前竹林，可以望见“远山”，望见远山上葱翠的茶园，望见茶园中十指纤纤，挥手不停的采茶女。

这便是春天，这便是春意。春意足，春意浓，尽在一杯新茶中。

目中所见，心中所思，正应了陶渊明那句话：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“真意”何在？“真意”多多，春有多浓，“意”就有多浓，说不尽，故尔，“忘言”最好。

“谷雨前后，栽瓜种豆”，谷雨时节，耕新田，种五谷，更是一种上好风情。

一人，一犁，一牛，曼声一唱，春牛缓缓前行，耕犁翻波逐浪，犁下，新鲜的泥土浮漾开来，阵阵的泥土香漫溢着，让人觉得真是美好。耕得累了，就在田头休息。犁把插在田头，黄牛卧于田头，人则坐在田头上，抽起一袋旱烟，烟丝缭绕——静，一种劳作之余的静，让人但觉岁月安好。

那是一道风景，是一幅“春耕图”，再好的画家，也难以画出那份生动，也难以画出那种迷人的泥土香，还有那份岁月的静好。

播种五谷，所有的农人，都忙了起来。弯腰的、刨窝的、散肥的、下种的、耪耙的……满野都是布撒的农人，满野都是春播的风景。你道风雅否？真个是风雅——那是一种农人特有的风雅。

士大夫，只能成为这份风雅的观赏者，然后，形之于诗文，绘之于画幅，最终，成为文化、文明的风雅一脉。

谷雨时节，风景大好；风雅事，亦多多——自是风情郁郁矣。

## 父母老了，你在哪儿

夏学军(辽宁)

家附近的小公园，但凡是空地、阴凉处，无不被老年人占据着。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闲聊着，偶尔斗斗嘴，间或互相取笑一番。奇特的是，一眼望过去，清一水儿的老头儿。

我的父亲也在其中。“有意思吗？”我问父亲。父亲憨憨地一笑，说：“当然了，我一天不去小公园，他们就打电话来问我，是不是病了？家里有事了？反过来我也一样，谁不来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再见时必定问询表达关切。”

母亲这时端着一盘水果走了过来，透过屋外斜射进来的阳光，我看见她两鬓上的白发，慈祥的眼神里不经意流露出的风

霜，让我心底忽然就柔软得一塌糊涂。

母亲也和父亲一样，有着自己的小圈子，年轻人叫闺蜜，而母亲也这么叫。她们结伴去跳舞，去后山打泉水，去干她们喜欢的一切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母亲的电话比我的电话都多，大多都是几位阿姨打来的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商量着去哪玩、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，以及孙男娣女的琐碎事。

记得有一次母亲感冒了，我在外地回不来干着急，关键时刻父亲连一碗像样的热汤都不会做，几位阿姨齐刷刷地来了，买菜做饭，收拾屋子，安抚心情，无

微不至地照顾母亲。

多么亲密的关系啊！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温暖，让我这个身在外地无法时时陪伴父母的女儿，都深深地感到幸福。

母亲和阿姨们都只有一个孩子，子女们大多都在外地奋斗，不在身边。是时代也是命运让她们紧紧相连，她们是好友，是异性姐妹。记得母亲曾经万分感慨地说过，她和父亲老了的时候，必须有劳保、老屋、老友，子女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！我心里好酸楚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

母亲甚至都想好了，等老得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几家人住到一个养老院里，老了也不分开。

母亲说的时候一脸的轻松笑意，而我却再也无法抑制住泪水。我泪中带笑地说，到时候我接你们同住，别担心啦！

小时候上学，天气寒冷，下了课同学们挤在一起抱团取暖，感觉很好玩。如今父母老了，却要与老友抱团共老。父母都是乐观的人，想得开看得清，我知道他们对我有不舍，但他们很少说。

父母子女一场，不能在他們老了的时候与他们朝夕相处，心里不安和歉疚，时时袭上心头，常常后悔离家千里。我该成熟起来了，该为父母的将来打算一下了，就像他们当年为我筹划未来一样，换位来爱吧。



## 春光明媚

裴振喜(河南) 摄

## 绷紧人生的琴弦

崔敬之(江苏)

如今社会日新月异，人们的业余生活方式也多种多样，有人偏爱休闲娱乐，而有人享受工作中，发展思维，提升智慧。每到这时，脑海中灵感迸发，我能有效地进行新闻写作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。我总能充分利用业余时间，因此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，在多家报刊发表了上千篇作品，也出了几本书，有了一番成就。这样紧张有序的生活虽然比较辛苦，甚至常常让我感到很累很困，但是搁下笔来或离开电脑，头一贴枕就能立刻进入甜美的梦乡，几乎从未有过失眠的烦恼。

不过我也有过懈怠的时候，特别是在长假中。假期刚开始时，前几天我还能充分利用时间，阅读古今书籍，充实文化知识，努力创作，忙得充实有序，不亦乐乎。但不久之后，就渐渐滋生惰性，有时甚至意志消沉，近于病恹恹的“亚健康”状态。不仅读书的欲望逐渐减弱，连创作的热情也日益降温，在心性散漫中，工作效率非常低。眼看着有大段宝贵的时间，我却难以静下心来充分利用，只能徒然叹息时间的流逝和浪费。长假快要结束时，想到自己虚度了许多美好的时光，无奈和自责之下，只好重新制定计

划，强制自己紧张起来，严格执行，将功补过。

这正像弹奏古琴一样，只有将琴弦适当地绷紧，才能使它在弹奏者灵巧的指尖下发出或低沉轻柔、或高昂激越的乐音。如果琴弦松弛，恐怕连师旷、俞伯牙、蔡文姬这样高明的琴师，也难以弹出和谐动听的乐音来。一个人的成功，需要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，希望朋友们也能绷紧人生的琴弦，伴随着社会发展脉搏和时代进步的节拍，弹奏出属于自己的美妙的人生乐章，不辜负如金似玉的年华和飞速发展的时代。

## “百年风雨百年路”征稿启事

一、征稿要求  
作品内容要紧紧围绕“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”的主题，从不同侧面真实讲述时代发展进程中发生的丰富鲜活、多姿多彩的故事，唱响主旋律，弘扬正能量。文学作品要求原创、未公开发表，内容健康，注重文学品质和故事性，见人见物见精神。艺术作品要紧紧围绕征文主题创作。征文作品字数在1500字以内，诗

歌不超过50行。绘画、摄影、书法、篆刻、剪纸等请以附件的形式发到电子邮箱，大小不超过3MB。  
本次征稿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，电子邮箱地址为jswmtl@163.com，请在邮件主题注明“百年风雨百年路”征稿及作品标题，在邮件内注明作者联系电话、通联地址、银行账户名、开户行、账号、身份证号。

最喜倚在床榻之上，执书一卷，慢慢翻阅，怀拥着书，书亦拥着我，或躺或卧，随意自如，全凭喜爱。  
春雨潇潇之时，宜读纳兰性德，读李清照，读李煜。雨疏风骤，小楼东风，在一阙旧词中千回百转，霜也罢，雪也罢，待倦意袭上眼皮，便熄灯掩卷，枕书而眠。“三更梦书当枕”，料想那晚的梦，也定是氤氲着书卷气。  
“一日不读书，尘生其中；两日不读书，言语乏味；三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”。书是最好的美容品，身为女子，三分容颜足矣，剩下七分是书卷气。“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”，那些优雅知性，被书香浸润过的灵魂，散发着永恒的魅力。

## 读书不觉已春深

吴静(安徽)

春暖花开之际，最美的事情，莫过于读书。

清代学者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：“读经宜冬，其神专也；读史宜夏，其时久也；读诸子宜秋，其致别也；读诸集宜春，其机畅也。”在春天里阅读诸家文集，最使人胸怀坦荡、心旷神怡。

春风浩荡，小院栅栏旁，木香花开得恣意，一簇簇一团团，如瀑倾泻而下，迸溅着银光。淡雅素净的花朵，芳香宜人的花香，似翻涌不息的波浪，直钻入六腑五脏。

好个人间三月天！窗外，绿意盎然；房内，一人，一书，一壶香茗，一份惬意好心情。

光影在书页上斑斑驳驳，摩挲着泛黄的纸张，触手可及，皆是温暖。没有不速之客叩门，没有忧愁苦闷萦怀，天地之间独我一人。在花香里，闲读书，读闲书，心如水般澄澈，灵魂也着上了芬芳。

回眸处，十五岁，读师范，一段青葱宁静的时光。犹记得，图书馆的窗外，有一树泡桐，初春时节，花开灼灼，粉紫一片，灿若云霞。我爱坐在那窗边，读《红楼梦》。

泡桐花开，泡桐花落，书在一开一合间，我已走完少年时光……十八岁，在几十里外的一所山村学校教书。白天，孩子们叽叽喳喳，似鸟雀聒噪；傍晚，空荡荡的校园，落日昏黄，凉意森森。

简陋的宿舍，幸有满屋书香。孤灯一盏，修竹几杆，伏桌而坐，夜深，浑然不知。那些在笔尖缓缓流淌的文字，带着好闻的墨香，被轻轻折进信封里，尔后，又承载着憧憬，被投进绿色的邮筒去了远方。

从前慢，那些读写相伴的光阴，那段清淡苦涩的年华，长长久久地留在记忆深处，至今，仍满心感激……

生命本如一树花开，或安静或热烈，或寂寞或璀璨。人近中年，常觉光阴苦短，收藏起曾经的迷惘、倔强，还有从不愿让人读懂的忧伤。书卷自多情，心在文字中徜徉，学习隐忍，懂得释然，一个个美好便会如繁花在心间绽放。

明代文人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云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”素来懒散随性，不善交际，唯爱买书、读书。床头、桌前，沙发、灶台、鞋架，目光所遇，尽是书。与书相守，不离不弃，几十载春秋，深情如许。

春雨潇潇之时，宜读纳兰性德，读李清照，读李煜。雨疏风骤，小楼东风，在一阙旧词中千回百转，霜也罢，雪也罢，待倦意袭上眼皮，便熄灯掩卷，枕书而眠。“三更梦书当枕”，料想那晚的梦，也定是氤氲着书卷气。

“一日不读书，尘生其中；两日不读书，言语乏味；三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”。书是最好的美容品，身为女子，三分容颜足矣，剩下七分是书卷气。“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”，那些优雅知性，被书香浸润过的灵魂，散发着永恒的魅力。